



Nobel Prize

「美」威廉·巴克爾 著 任蕾蕾 孟國鋒 译

哈罗德·品特传

作为一个公民，
我必须追问：
何为真？
何为假？

“他像一位冷眼旁观的局外人，一位桀骜不驯的叛逆者，即使这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他也要坚持思想的自由和独立。”

——比灵顿·米歇尔

“品特的戏剧发现了在日常废话掩盖下的惊心动魄之处，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关闭的房间。”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品特的名字被用来代表英国戏剧创作的一个流派‘品特派’……诺贝尔文学奖将授予他，是挽回了这个总是犯错误的奖项的声誉。”

——英国《卫报》

江苏人民出版社

Harold Pinter 哈罗德·品特传

「美」威廉·巴克尔 著 任蕾蕾 孟国锋 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罗德·品特传 / [美] 威廉·巴克爾著; 任蕾蕾等译.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7

书名原文: Harold Pinter

ISBN 978-7-214-21064-7

I. ①哈… II. ①威… ②任… III. ①哈罗德·品特—传记 IV. ①K835.61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8821 号

Harold Pinter by William Baker

Copyright © 2008 by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6-123

本书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16LZUJBWZY042)

书 名 哈罗德·品特传

著 者	[美] 威廉·巴克爾
译 者	任蕾蕾 孟国锋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装帧设计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印刷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1064-7
定 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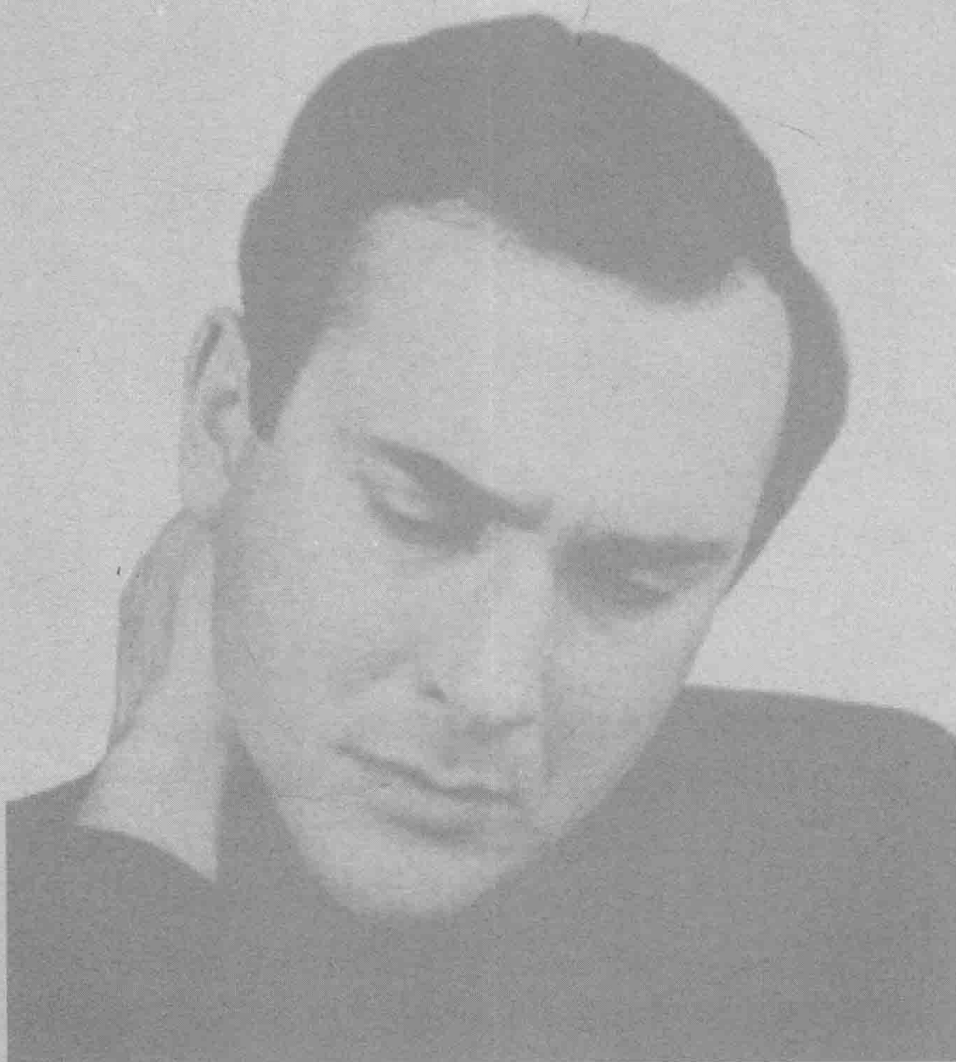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时代的品特.....	1
第二章	爱尔兰岁月、穷苦生活和婚姻	27
第三章	早期剧作	45
第四章	一跃成名	61
第五章	文学生涯的转折点	79
第六章	70、80 年代的品特	95
第七章	90 年代至今：政治活动	121
第八章	晚年品特	145
附 录	哈罗德·品特的作品	154

第一章 童年时代的品特



1930年10月10日，哈罗德·品特出生于伦敦哈克尼区西斯尔维特街19号，是海曼·杰克·品特和弗朗西斯·尼·莫斯科维茨的独生子。杰克·品特是一位女装裁缝。尽管这一行业有着与生俱来的风险和周期性的波动，杰克·品特还是克服困难，在斯托克纽因顿开了一家裁缝店。

品特是家中独子，但他的家族很庞大，父母双方都有众多的兄弟姐妹。品特的祖父，杰克的父亲内森·品特，1870年生于波兰，1939年去世。1900年，为了躲避当地对犹太人的迫害，内森只身来到伦敦闯荡。之后，他将全家人从波兰接到伦敦。一家人在斯特普尼的码头边上开始了新的生活，后来搬到了更北边的斯托克纽因顿区的阿姆赫斯特路。内森不善于社交，他的裁缝店主要经营女装。根据家族世代相传的说法，内森惧内，妻子范尼（娘家姓巴龙/伯恩斯坦）性格强势，是一位身材娇小、十分迷人的波兰女子，学过女式发艺，在斯特普尼开了一家美发店。范尼不善于料理家务，喜欢用留声机听奥地利钢琴大师阿图尔·施纳贝尔、舒伯特和贝多芬的曲子。孙子哈罗德很爱她，他曾经说，虽然自己不记得巴龙是祖母的娘家姓，却在表演中用它作为艺名。在品特的自传体小说、也是唯一的小说《侏儒》的初稿中，主人公马克也姓巴龙。《侏儒》写于1952年，1956年完稿，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

内森和范尼育有五个子女，长女瑞秋 1897 年生于波兰，死后没有留下后代，另外四个孩子都出生在英国。次女索菲比瑞秋小三岁，擅长弹钢琴，她丈夫是出租车司机伊西多尔·利普斯坦。出租车和出租车司机的形象常常出现在品特的作品中，特别是《回家》和短剧《维多利亚火车站》。在那个靠知识吃饭的时代，在伦敦开出租车需要非凡的记忆力，才能记住各个街道和地标。当时的许多出租车司机都是居住在伦敦东区的犹太人。伊西多尔是一名共产党人、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和象棋手。哈罗德的父亲生于 1902 年，是家中的长子。他还有两个妹妹玛丽和多丽。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品特接受意大利电影导演罗贝托·安度^①采访时，谈到了自己的生活和作品。在世纪之交回忆自己的家庭生活，品特说，父亲的家族成员非常有音乐才能，尤其是姑姑索菲，她是一位钢琴教师。不幸的是，索菲和她的女儿，也就是品特的表姐苏，在 60 年代初相继自杀。与父亲家族不同，品特母亲的家族是典型的伦敦人，性格坚强、吃苦耐劳。品特的舅舅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东区人，在托特纳姆经营一家小酒馆。外祖父哈里·莫斯科维茨生于乌克兰的敖得萨，那是一座拥有大量犹太人口，但反犹太主义猖獗的城市。哈里·莫斯科维茨在 1900 年前后经由巴黎来到伦敦，像品特笔下那些没有文化的人物一样，他凭借自己的智慧或者说头脑在社会上立足。据家族流传的故事说，哈里·莫斯科维茨的长相与斯大林有几分相似，1926 年 6 月 9 日品特父母的婚礼上拍摄的一组照片印证了这一说法。照片中的品特家族成员个个体格健硕，哈罗德·品特同样如此，他的这一体型特征一直保持到晚年。在米拉麦克斯电影公

^① 罗贝托·安度（1959-）：出生于意大利，导演、编剧，他导演的电影有《忏悔录》《神秘旅行》《窃欲无罪》等。——译者注

司^①1999年发行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品特饰演托马斯·伯特兰公爵。从电影中可以看出品特的一些体格特征：身高超过6英尺，表情凝重而凶悍、令人胆寒，就像1957年剧本《生日晚会》中的戈德伯格。

哈里·莫斯科维茨化名理查德·曼内开了一家时装店，曾一次雇佣过六七名销售代表来销售他做的服装。哈里在南非遇见了第一任妻子，妻子去世后，他娶了波兰籍女子萝丝·富兰克林。他们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品特的母亲弗朗西丝生于1904年，是家中的长女，小时候曾教父亲写字，帮他记账和保管账本。本是他们的长子，妻子费伊患癌症去世后，本杀死了幼女后自杀。品特十分喜欢这个小女孩，她和本的死亡对他的影响很深。

哈里的次子朱达生于1907年，身材魁梧，他化名为乔·曼内，当上了一名拳击手，由此被家人视为不肖子弟，朱达在二战的一次闪电战结束后失踪。品特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自己大概只有11岁，他和妈妈还有外祖母看见舅舅朱达坐在一辆垃圾车的车厢里，“妈妈和外祖母抬头望去，我吓呆了。”这个情景被写进了品特的一部剧作中，写得滑稽而感伤，如幻如真。她们“大声喊道：‘朱达！’，他看了我们三个一眼，坚定地伸出了两根手指。车开走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一生都在寻找他，但毫无结果。”^②品特笔下的人物总是在寻寻觅觅，例如，1959年的《看门人》里的流浪汉戴维斯声称自己丢了身份证件，得到伦敦的大街小巷去寻找。

与父亲不同，品特母亲成长于一个热爱交际的大家族。祖母和索菲姑姑喜欢听施纳贝尔唱片和弹钢琴，而母亲一家人都热衷于伦敦手

① 米拉麦克斯电影公司：由鲍勃·韦恩斯坦和哈维·韦恩斯坦兄弟创立，是美国最重要独立片商之一，1993年被华特·迪士尼公司并购，负责发行艺术性较高和较冷门的小众电影。——译者注

② Billington, Michael. *Harold Pinter: New and Updated Edi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2007: p.4.

风琴。品特依然记得合家同庆逾越节的盛大情景，外祖母范尼担任节日的主持人，大家向先知以利亚献酒，尽管实际上酒并没有被喝掉，这一古老的传统令品特十分着迷。在接受罗贝托·安度采访时，品特承认自己从不信任何宗教，这使得家人十分不悦，然而他从未让步。除了出席婚礼和丧礼，他最后一次踏入犹太教教堂是在 1943 年接受受戒仪式那天，当时他 13 岁，教堂四周炸弹横飞。

父亲杰克的家族信奉东正教，但杰克一生都尊敬犹太教。杰克死于 1997 年。品特最富有感染力的诗歌《死亡》是为父亲的离世而作，在霍夫镇市政厅为父亲办理死亡登记之后，品特写下了这首诗。品特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可以说是非常紧张，他们在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分歧最大，但父子二人都对伦敦东区怀有深厚的感情。搬到苏塞克斯沿岸的小镇霍夫后，杰克再也不去苏塞克斯海岸边钓鱼，而是去哈克尼和斯托克纽因顿的河边和运河边钓。《回家》里的麦克斯和《看门人》里的戴维斯身上，都有品特父亲的影子。

虽然品特的亲戚很多，但他是家中的独子，没有玩伴。六岁那年他来到克莱普顿池塘^①附近上小学（水，特别是城市中的运河和池塘，赋予品特作品一种田园诗意）。小品特性格内向，落落寡欢，行为怪异，朋友只有二三人。八九岁时，品特在房子外面建了一个花园，常常独自一人待在园中。那里有一棵丁香树，品特在树下开始了第一次创作。他虚构了一些朋友和人物，开始了一种想象和梦幻的生活。花园后面有一家洗衣店，每天，在洗衣机的轰鸣声中，品特开始他的幻想生活。后来，少年时期的品特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在花园里过夜。他的作品塑造了许许多多富有诗意的世界，而花园则是这些世界的原型。《侏儒》里这样写道：“夕阳西沉，丁香花挂在弯弯的树枝上，花园闪

① 克莱普顿池塘是伦敦东区哈克尼的一处景区，有池塘和花园，风景甚好。——译者注

耀着金光。”

然而，1939年9月二战爆发前夕，幼年品特生活的伦敦毫无诗意。以犹太人为主的伦敦东区笼罩着法西斯游行的阴影，支持奥斯瓦尔德·莫斯利^①的反犹主义暴徒一边游行，一边辱骂犹太人，他们的对手则予以还击，双方的冲突就发生在离品特家不远的地方。莫斯利是一位善于蛊惑人心的反犹主义领导人，支持纳粹。法西斯分子高喊着侮辱性的口号，并试图穿过犹太居民区，但遭到了犹太人的顽强抵抗。这些事件给亲历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成为伦敦东区犹太居民挥之不去的记忆。与品特同时代的创意艺术家及作家如阿诺德·韦斯克^②和伯纳德·科普斯^③，都用他们的作品记录了发生在品特花园周围的事件。

韦斯克的《大麦鸡汤》描写了1936年10月4日的情况。那一天，莫斯利的支持者们打算游行到欧德门，经商业街到达莱姆豪斯的鲑鱼巷。他们计划进入犹太人的核心区域维多利亚公园，并在那里集会。这些事情是韦斯克亲眼所见，在这个敏感的四岁孩子的心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比韦斯克年长的伯纳德·科普斯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美国戏剧界崭露头角，像品特和韦斯克一样，他也记录了这些反犹事件。不过，科普斯是以自传性散文，而不是以戏剧，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在《世界是一场婚礼》中，科普斯回忆了1936年秋天发生的事情，当时他只有10岁。

①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1896-1980）：二战前英国的劳工部长，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创始人，2006年被BBC评为20世纪最可恶的英国人。——译者注

② 阿诺德·韦斯克（1932-）：英国剧作家，极端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有《大麦鸡汤》《厨房》。——译者注

③ 伯纳德·科普斯（1932-2016）：英国剧作家，曾写《斯特普尼·格林的村庄》《世界是一场婚礼》等，极端地批判了西方社会的种种现象。——译者注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走到街上去，看见警察骑着马，保护着黑衫党成员（法西斯分子），野蛮地向我认识的人们挥舞着警棍。我看到了哥哥，他站在一旁观看，却被一个警察用警棍击中头部，倒在了地上。我的一位表哥也看到了这一幕。几周后，表哥和他的三个兄弟埋伏在朱比利街的路口，等那个警察经过时，他们一哄而上，把他好好修理了一顿。原来，他们记住了他的警号并且盯上了他。^①

充斥着复仇和暴力的世界一直出现在品特的剧作中。在《生日晚会》里，斯坦利一直在逃避过去，躲开别人的追踪和报复，但无法逃离的暴力却在不远处等着他。

因此，尽管品特的童年回忆充满诗意，但他成长的那个世界却毫无诗意。哈克尼坐落在伦敦东区传统意义上的城乡结合地带，包括欧德门、虹波、沟岸、白教堂、贝斯纳格林和斯特普尼等地方。1930年10月品特出生时，伦敦北部这些地区的犹太人人口已经由1880年的5000人左右增加到40000人左右——50年间发生了急剧的增长。在《英国犹太人的社会史》一书中，V.D. 利普曼指出：“伦敦北部的犹太民族（主要分布于哈克尼的城镇，伊斯灵顿和斯托克纽因顿）以稳固的中产阶级礼仪和宗教统一性而闻名。”^②但品特家族内部分为不同的、对立的派别：艺术家和苦干的物质主义者，虔诚的传统派和世俗主义者，以及梦想家和现实主义者。品特持有一种鲜明的异见，这体现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这种情绪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作品中表现得比较隐晦，或遭到刻意的压抑，但在7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昭然若揭。

1958年10月，品特在《戏如人生》中第一次表述了自己的戏剧思

① Kops, Bernard. *The World is a Wedding*. London: MacGibbon & Kee, 1963: p.37.

② Lipman, V. D. *Social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1850-1950*. London: Watts, 1954: p. 169.

想,“真实与虚假之间其实并非泾渭分明的。一事物并不一定非真即假或非假即真,它可以既是真的,又是假的。”^①在1959年3月由皇家宫廷剧院出品的舞台剧《房间》和《送菜升降机》的解说词中,品特重申了他的戏剧思想。谈到《生日晚会》时,品特说,不确定性、威胁和恐怖并非来自“那些大奸大恶之人,而是来自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这完全取决于环境”^②。

品特出生和成长的政治、民族、社会及地理“环境”,是解开他作品中那种不确定性的一把钥匙。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期间,伦敦东区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离伦敦码头最近的白色教堂路在20世纪40年代见证了德国对伦敦的狂轰滥炸,在20世纪末的20年里的码头区项目中得到改建。这里曾经是早期一波又一波的东欧犹太人移民到伦敦的通道。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宗教、社会和民族传统,形成了一种混杂性文化,产生了新的习语、词形变化和语言节奏。品特的许多剧本反映了这种变化。

约翰·凯瑞发表在《探寻:犹太主题年度报告》的文章《一位无产阶级犹太人》中记载道:“伦敦东区好比一只漏斗的下半部分,东欧移民在不同的时期里以不同的速度经这里流动。”‘漏斗区’主要包括斯特普尼、沟岸、哈克尼和斯坦福山等地。斯坦福山作为传统的虔信派居住之地,在20世纪末仍然保持着中心地位。虔信派戴黑帽、穿长衫。来到伦敦前,他们已经从东欧祖先那里继承了这些习俗。这些地区是从西北通道上通向戈尔德斯格林的中转站。一位与凯瑞同时代的作家写道:“我还记得,当时的年轻人如果从东区搬到达尔斯顿或哈克尼去,就好比搬到了一片绿地,由衷地感到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

① *The Play's the Thing*. (October 1958): pp.10-11.

② Taylor, John Russell. *Anger and After: A Guide to the New British Drama*. London: Methuen, 1962: p. 297.

越高。”^①对凯瑞而言，搬到哈克尼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甚至意味着进入一个长着丁香树的诗意花园，创造虚构的朋友，远离充满敌意、危险重重的世界。

那个世界毫无诗意。除了莫斯利，希特勒也在德国崛起，战争的阴云开始聚集。此外，品特家族内部关系紧张，悲剧接踵而至。1967年2月25日，品特在《纽约客》刊登的一篇采访中回忆了战争爆发前自己的生活，“我住在西斯尔韦特街的一所红砖房里，那儿离克莱普顿池塘很近，湖里总是游着几只鸭子。”50多年后，品特故地重游，看见了几只鸭子，他十分风趣地说，尽管这些鸭子已经不是那时的鸭子了，但看到它们，他就一下子想起了当年的那些鸭子。品特还说：“那是个工人阶级居民区——矗立着一些巨大而破败的维多利亚式房子，还有一座散发出难闻气味的肥皂厂。那儿有很多铁路站场，还有商店，有许多商店。”这是品特招牌式的语言重复模式。他又说：“沿着路往下走，离我家房子不远处有一条河，叫做里河，是泰晤士河的一条支流。沿着河往上游走两英里，就会看到一片沼泽地，和一条肮脏的运河，运河旁边有一个不知干什么的工厂，臭气熏天，一根肮脏的大烟囱，把脏东西都排到了运河里。”^②

品特的花园是一个丁香树掩映下的理想化世界，在这个世界的外面，到处是肮脏和迷惘，经济危机随时会腐蚀掉那个世界的根基。品特回忆说，“父亲拼命地工作，一天中12个小时都在做衣服，但最终仍免不了破产，跑去为别人打工。”^③品特的作品总是执着地探讨诗意与无诗意、美丽与肮脏、安全与危险之间的对立，这些主题都根源于

① Carrier, John W. 'A Jewish Proletariat', in *Explorations: An Annual on Jewish emes*, ed. M. Mindlin and C. Bermant.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8: pp. 127-28, 138.

② 'Two People in a Room: Playwriting', the *New Yorker*, (25 February 1967): pp. 34-36.

③ 'Two People in a Room: Playwriting', the *New Yorker*, (25 February 1967): p.34.

他的童年生活经历。

大约在品特九岁生日前一个月，英国对德宣战，随后，品特和其他 24 名小学生一起，被疏散到了康沃尔郡的一个城堡里，远离了伦敦的危险。疏散意味着生活的巨变，离开父母的庇护和熟悉的环境，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陌生世界。战争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生活的环境。品特此前很少见到大海和鲜花，但他十分想念父母，也隐约感到，一些异样的、创伤性的事件正在发生，但他无从知晓，也无能为力。

宣战后的前六个月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只是打了一场假的战争。后来，品特开始看见德国轰炸机向伦敦飞去，真正的战争在伦敦及其它地方打响了。这些小学生还不懂什么叫做死亡，品特的朋友莫里斯得知他的父母和妹妹都在一场空袭中丧生，但他的生活依旧继续。品特记得陪同孩子们一块儿撤退到卡尔海斯城堡的内尔森老师是一个坏蛋，外号叫做“肥内利”，他喜欢欺负这些孩子，总是伸出中指去狠狠敲他们的背部。

1967 年，品特在回忆康沃尔郡度过的儿童岁月时说，康沃尔郡宁静的外表下潜藏着种种危险，常常让他心神不宁。

我去了康沃尔郡的一座城堡，城堡的主人是威廉姆斯太太，同去的还有 24 个男孩。那儿土地宽广，毗邻大海，与英吉利海峡遥遥相望，城堡里还有一些菜园，等等。可是那里实际上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如诗如画，因为我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小男孩。父母偶尔从伦敦过来看我，来回要走 400 多英里的路程，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来的，路费非常高，而父母又没钱。大约一年后，我回到家中，但随后又被迫离开家，这次是和母亲一起，去了一个离伦敦近一些的地方。^①

① 'Two People in a Room: Playwriting', the *New Yorker*, (25 February 1967): p.34.

品特再次回到家的时候，一种不祥的毁灭感包围着他。

1944年，到达伦敦那天，我第一次看见了飞弹，当时我在街上走着，眼看着炸弹朝我飞过来……有好几回我打开后门，发现整个花园是一片火海。尽管我们的房子从未被烧毁过，但我们还是撤离了好多次，每次撤离，我都带着我的板球拍。^①

在那个颠沛流离、战乱不休、同胞丧命的年代里，板球一直陪伴着少年品特，并成为他心中和平与生命的象征。1988年，品特对罗伯托·安度说，当年，他的家人和朋友们都清楚阿道夫·希特勒一定会入侵欧洲，因此没有抱任何幻想，他们也十分清楚欧洲犹太人的处境，他们根本没有幸存的可能。



品特的书房挂着一张板球画

^① 'Two People in a Room: Playwriting', the *New Yorker*, (25 February 1967): p.36.